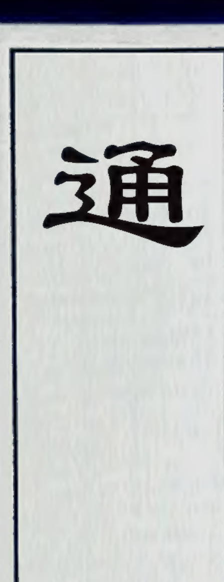


通紀

通紀卷第六

宋高祖　少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南齊高祖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宋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交十五代孫混始過江居晉陵丹徒縣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為皇考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生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理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

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帝素貧世人莫能知之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嘗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録甚嚴謐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帝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元篡位謐手解安帝璽紱為元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帝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後奔于曲阿帝迎還復位初帝參劉牢之府軍事破孫恩有功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元興初荆州刺史桓元及尅建鄴元以兄脩鎮丹徒脩以帝為中兵參軍十二月桓元篡位帝見之元詔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帝愈惡之後還京口與何无忌弟道規劉毅孟昶等並同謀興復之計三

年帝託遊獵與无忌魏詠之檀憑之等義徒二十七人
願從者百餘人候城門開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
斬脩以徇帝哭之厚加歛恤衆乃推帝為盟主率義
衆軍次竹里元遣將吳甫之來禦帝帝躬執長刀大
呼即斬甫之元又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
旦義軍食畢并其餘粮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帝
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
因風縱火火煙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大敗
元乃浮江南走帝遂鎮石頭城立留臺遣諸將追元
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三月晉帝至臺城以
帝録尚書事偽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帝上表北討
五月至下邳超將公孫五樓請斷入峴堅壁清野以

待之起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也超使公孫五樓據臨朐以待帝遂進軍賊騎交至日昃戰酣帝令將襲克臨朐賊乃大潰超遁還廣固遂圍之超先乞師於姚興至是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諫曰此言不足以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知羌若能救

不有先聲是自彊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
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十月帝使張綱修攻
具成設飛樓懸梯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明年二月
屠廣固擒超斬建康市初帝之北伐也盧循與徐道
覆乘虛而出南康郡守皆走即日班師四月帝至都
城賊衆十餘萬軸艫亘千里孟昶等欲擁天子過江
帝曰今兵雖少猶足一戰若尅濟臣主俱休苟厄運
必至當以死衛社稷橫屍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
國不復能逃竄草間求活也吾計決矣卿勿復言帝
遂移鎮石頭賊果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宜且廻
避勝負未可量也若廻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
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帝

登石頭以望之大悅循軍次大雷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擊之帝自於中流處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賊大敗循單舸走餘衆悉降師旋授楊州牧姚興死子泓立帝表伐關洛十月大軍取洛陽遂入河泝流西邁索虜拓拔木末遣大將鵝青及司徒長孫嵩青州刺史阿薄千勒步騎數萬沿河隨軍而西河流迅急舟師牽百丈進舡舡漂北岸為虜所掠帝遣小將丁旿將七百人車百乘渡河北岸去水百步為卻月陣虜惑其故旿結營畢帝令朱齡石以兵二千人就據之人持一短矟一大槌虜進圍營帝令軟弓先發虜見人少矢近兵薄來攻短兵既接乃以長柯大槌槌之又雜以勁弓矢下如

雨虜死者相積竊陣阿薄千虜乃走自是大軍遂進王鎮惡大破姚泓軍遂克長安擒姚泓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彝器記里鼓指南車渾儀土圭之屬送京師其餘珍寶金玉悉以班賜將士送泓斬建康市大會文武於未央殿以子義真為雍州刺史鎮長安遂歸晉帝命帝授相國宋公備九錫之禮按本史九錫在前自執泓送斬建康市云云天子進宋公爵為王哀帝崩恭帝即位元熙元年詔徵公入輔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二年至京師晉帝傳位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謂寮佐曰孫本布衣始願不及此衆人歛衽將對王宏率爾而言曰此所謂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在位者以為知言帝久勞於外有懷代得嘗宴從容而言曰昔桓元篡逆天命已遷吾首倡大義興復王室南征

北伐克平宇內功業既就仍受九錫年將衰暮位極人臣盛滿之誡古人所重今欲奉還王爵歸老京師諸卿以為何如羣臣咸稱功業而莫曉厥旨日昃坐散傅亮遂外宿焉而宮門已閤亮扣門求見曰臣暫欲還都帝識其意許之亮即夜發至京師以禪代諷晉恭帝恭帝欣然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使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帝從之乃備法駕幸建康宮即位改元永初立子義符為太子以第二子義隆為楊州刺史太后詔帝曰道憐是汝布衣兄弟宜與楊州帝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但以楊州根本所係非道憐能辦太后曰道憐年已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帝曰車兒

雖為刺史每事大小一決寄奴道憐年已長矣若不親其事則遠近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帝在位三年年六十七崩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琥珀理金瘡帝大悅命擣碎分賜將士平關中得姚泓侍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微言之即日令出宮帝性簡易嘗着連齒屐好出神武門外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人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具頗有存者皆令藏之以示後來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

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元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為多矣季孟之間何為非類　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凶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

豁達玄遠則漢高之風制勝胷襟則光武之匹惜其
祚短志未可量也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高祖長子即位改元景平司
空徐羨之僕射傅亮鎮軍謝晦受遺詔輔政帝有勇
力能騎射即位昏亂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酒賣
菜又開瀆為埭與左右引舡唱呼以為歡樂羨之等
白太后廢帝為營陽王徙吳郡羨之使舍人邢安泰
害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閶門使
人以門關踣之致殞在位二年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高祖第三子即位改
元元嘉帝初為宜都王荊州刺史年十四長七尺五寸
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二年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

迎入奉皇統是時徐羨之等新有殺害及鑾駕西迎人懷疑懼王華進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帝大將軍之心明矣廬陵嚴斷將來懼不自容殿下寬宏仁恕衆所知矣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殿下當長驅六轡以副天心王曰君復為宋昌也至京師大臨三日問二王薨故（謂殺廬陵王義真於新安殺少帝於吳縣也）羨之惶懼不能對百寮奉璽綬勸進三讓乃許羨之奉表歸政上始親萬機三年誅羨之亮時謝晦為荊州刺史乃舉兵反詔將軍檀道濟征之帝問策於道濟道濟曰臣與謝晦俱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智明練殆難與敵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然晦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今奉王命外
計必未陣而擒也晦知徐傅被誅子弟被害乃上表
曰臣若專權不顧國典便當欺背天日翼奉少主豈
得沿流三年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尊下武不有廢
也其何以興後道濟至江陵擒晦送都下殺之帝留心
理道百姓大安自江左已來稱元嘉為盛嘗宴于武
帳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不至
各有飢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
我欲使汝識有飢苦知以節儉馭物免彭城王義康
官廢為庶人義康帝弟也後幸會稽長公主第宴極
歡王乃再拜頓首悲不自勝帝起扶之主曰車子廝
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因慟哭帝亦流涕相將

且曰必無此慮若遠今誓便是負初寧陵武帝葬初寧陵故終
主之代義康無恙初高祖微時有袖布襖是敬皇后
手作之及貴猶存以付長公主曰後代有驕奢不節
者可出此衣示之及劉湛下獄事連徐湛之將加大
辟公主即日入宮以錦囊盛布襖擲於地曰此是我母與
汝父作此衲衣今日得一口飽飯食便欲殘害我兒子
乃大哭帝遂赦湛之時范煜與孔熙先謀反事泄煜
不伏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帝奇其才使謂之曰
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乃我負卿也熙先上書陳謝
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語
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作負外散騎豈非時匠之失
乎尚之曰臣曾謬□待罪選曹誠無以激濁揚清然

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彩若候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霄之上帝曰昔有才而不遇知己何嘗不遺恨於後代哉帝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殺初劭及帝始興王濬並多乖禮度懼上所知乃為巫蠱呪咀欲以猒勝上聞之大怒以語濬母潘淑妃曰太子富貴更是一口虎頭（濬小字）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爾母子豈得一日無我邪將廢劭而殺濬持疑未決王僧綽諫曰事久變生恐後人言陛下只能殺弟不能殺兒俄而劭勒兵入宮平曉上猶未起張超之拔劒上殿帝以机自障超之行弑帝五指俱落劭即位改元太初於是江州刺史武陵王駿將兵下至京師誅劭及濬武陵王即位是為孝武帝公子曰宋文寬明之君享國長久弑逆之禍為何所

由善而無報豈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為善文帝沉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己作豈命也哉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母曰路太后元兇弒逆帝率衆討之生擒劭等並梟于朱雀門暴屍於市經月腐爛乃投於江中丙午謁太極前殿哭盡哀百司陪位莫不沾泣上好敢遊因置酒高會酣適之間多抵辱朝士吏部侍郎江智泉正色曰陛下進人以禮宜無此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智泉伏席流涕不堪其耻退而自殺初帝舉義旗從顏峻之謀峻累遷吏部尚書恃己舊恩屢言忤旨帝不能容遂迸誣以反折

□□然後殺之又冒雨出射雉沈襄文諫曰今日風雨非徒千乘失容遂使聖躬櫛沐上方盛怒作色曰卿欲効顔峻邪往日殺峻恨不先鞭其面上聰敏好文史讀奏號稱七行俱下每行幸宴集輙陳詩展義於是天下向風人皆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帝有疾崩于玉燭殿年三十五在位十年帝性嚴急朝臣不敢妄有往来既崩江夏王與顔柳私相賀曰免橫禍矣山陵畢王公大臣聲酒馳逐不捨日夜太子立是為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孝武長子即位改元永光又改景和帝竟恃誅戮相繼百官不保首領是時帝好遊華林園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至竹林

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隨群巫捕鬼帝
親自射之左右壽寂之阮佃夫懷刀直入諸姬迸走
帝遇害在位一年年十七 論在齊東昏侯章
明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即位改元
太始帝初封湘東王鎮姑孰廢帝景和末入朝被留時
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不測之禍疑畏諸父
並拘之殿內以帝體肥呼為豬王嘗與水槽盛飯內諸
雜食攪令和掘地為坑穽之以泥水乃裸帝內坑中以
槽置前以口就槽中食之用以為歡笑後又令收帝付
廷尉明晨應就戮帝先與腹心阮佃夫等密謀是夜
壽寂之殺廢帝於後堂遂即位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
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

品賭戲抗饒借帝曰陛下飛碁臣不能斷帝終不覺
以為信然好之愈篤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用奢侈
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帝曰卿至湘宮寺未
我起此寺是大功德太常寺丞虞愿在側曰陛下此
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有何功德帝大怒使
人拽下殿帝好鬼神多忌諱文字有禍敗凶喪等字犯
者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為䯄以其似禍字也以南苑地
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期訖更口末年忍虐好殺左
右失意往往刳斮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又嘗宮
內大宴集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皇后以扇障面獨無
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
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集會而裸形體外

舍為歡宴不如此帝怒遣起後與皇太子納妃諷旨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至數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獻琴書上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停俸祿而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為私藏帝性嗜蜜漬鱁鮧一食一升嘗噉臘肉至二百臠奢費過度務為彫侈天下騷然人不堪命在位七年崩太子立是為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太宗諸子在孕以周易筮之即以得卦為名故帝小字慧震即位改元元徽帝年五六歲惰學好戲主師不能禁及嗣位好出或入市廛或往營署遇慢罵則悅而受之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犬馬驢牛逢無免者人間憂懼晝不開門

道上行人殆絶與軍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錢數千以供酒肉之費又鉗鑿鎚鉅之徒不離左右擊脇鎚陰剖心刳腹之誅日有數十每見臥屍流血則以為樂孫超有詩氣剖腹視其所食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鐵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乃慘慘不樂内外百寮皆不自保後又微行無復鹵簿脫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而食之因飲酒夕還是夜七夕令左右楊玉夫伺織女渡即報復與内人穿針訖酒臥玉夫侯帝眠熟入殿殺之追謚蒼梧王送首與蕭道成帝在位五年　論在東昏侯章

順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蕭道成迎入即位改元昇明三年王敬則以兵入内求帝帝逃於佛蓋之下太后

懼與閹豎索帝獲焉遷于東邸廢為汝陰王遂禪位于齊初扶出東掖門曰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對者尋為齊所殺在位三年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㝅雛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緘縢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鳥祚傾渝非不幸也

右自武帝至順帝八主凡六十年為齊滅

總按後魏太常五年即東晉元熙二年高祖以其年六月受禪稱永初元年歲次庚申順帝以升明三年遜位即後魏太和三年也歲在己未又按齊高紀曰六亢位也漢自

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凡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
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
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而禪齊咸以六終六受云
南齊太祖高皇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鬭將
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何初居沛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
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帝四代祖
整過江居晉陵武晉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故為南
蘭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帝姿表英異龍顏
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遍體舊宅在武晉縣宅南有
桑樹長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
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
蕭惠開雅有知人之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

尉時人服其英達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尋以帝為兖州刺史嫌帝非人臣之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惡之遣冠軍吳喜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酌飲之明帝乃悅明帝崩遺詔與袁粲褚彥回劉康等共執朝政號為四貴桂陽王休範反帝平之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嘗帥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方暑熱帝晝臥祼袒蒼梧王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骲箭射之乃取骲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後與袁褚謀廢立皆不見從七月戊子夜楊王夫與將軍王敬

則通謀殺蒼梧王賫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勑開承明門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扣門報帝帝猶不信門不開敬則乃於牆上投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跣足出敬則曰事平矣帝乃戎入殿殿內驚怖明日袁粲褚彥回等入會西鍾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帝謂劉秉曰丹陽國之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讓袁粲粲又不受敬則拔刀在側跳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命武賁羽儀等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請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帝乃下議備法駕迎立順帝袁粲貳

於帝帝殺之順帝進帝位相國封齊公備九錫加璽綬進爵為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尋受宋禪改元建元立子賾為太子四年上有疾召司徒褚彦回僕射王儉受詔帝崩于臨光殿在位三年年五十六帝少深沉有大量寛嚴清儉喜怒無色博學善屬文奕碁第二品及即位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着紫皮屐每曰若使我理天下十年使黄金與土同價性寛容與將軍周覆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宏厚如此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為第一對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真書第三是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後幸華林園宴集各効技能褚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
王儉曰臣無所能唯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文帝
笑曰此是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太子立是為武帝
武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
溪宮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焉即
位改元永明詔改葬袁粲劉秉沈攸之以其忠於宋
也在位十一年崩年五十四遺詔器服不得寶物祭不
用牲牢唯茶飲飯酒脯而已自今已後公私不得出
家為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帝剛毅有
斷為政揔大體以國富為先頗喜遊宴雕飾之事
常言之唯此未能頓遣太子長懋早薨太孫立是為
鬱林王　公子曰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代誠有

之乎　先生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深知理道踐位已來務存簡約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斯為美矣

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小名法身初高帝方梳白髮時昭業年五歲於床前戲因問之曰兒言我是誰答云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人曾祖而梳白髮乎即擲鏡鑷於地武帝崩昭業即位美容止好隸書進對音吐甚有令譽文惠薨居喪哀毀見者莫不嗚咽及還私室即懽笑酣飲武帝疾稍危昭業侍疾憂容慘戚言發淚下及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妓奏樂諸妓莫不流涕皇后何氏與帝左右淫亂

殿門通夕不閉在位一年為西昌侯鸞所害年二十三

鸞迎其弟立為海陵王　論在東昌侯章

海陵王名昭文字季尚稱延興元年在位一年為鸞所廢尋亦遇害

明帝諱鸞字景棲始安王道生之子小字元度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末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太祖踐祚遷侍中封西昌侯武帝時為度支尚書儀從如素士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令海陵王立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進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上入即位改元建武斷官長貢獻誅河東王鉉桂陽王鑠等宗室無遺每諸王入見帝必對之流涕嗚咽接勞殷勤如此者還第必死在位五年崩年四十七帝明審有吏才持

法無所錯制御親幸臣下肅清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盥洗用皂莢餘瀋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食有裹蒸帝以筋十字畫之曰即了四日其儉約如此性多精忌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西行東遊則言北幸寢疾經年先為東宮之地故高武諸子埽地無遺太子立為東昏侯　公子曰齊明帝爰自藩枝遂居南面為時來之運歷數斯在為人□□□□而趨乎　先生曰左傳云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時命所鍾為日久矣高武諸子駢萼相輝皆處藩扞並分茅社宗枝磐石非無秀令明帝猜忌之心慮在身後誅斬吞噬蘭艾同焚委重東昏冀延七百與夫宋之孝

武異代同規豈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寶巻之字冥数已彰斯蓋假手掃除以為後代鑒範者也

東昏侯名寶巻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帝在東宮便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為非使三日一朝常夜捕鼠達曉以為笑樂明帝臨崩以鬱林王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惟親信閹人左右御刀之屬明帝在殯帝欲速葬悪靈在太極殿徐孝嗣争得踰月每當哭即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頭無髪號慟俯仰幘遂墜地帝輟哭中大笑曰夜於後堂鼓譟為樂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臺閤案奏日数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竪以包裹魚肉還

家數出遊走不欲令人見驅斥百姓唯留空宅而
已夜出夜返火光照天每三更中鼓聲四出幡戟
湍道百姓喧走有一婦人當産不能去因剖其腹看
男女拜愛姬潘氏為貴妃刻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
妃行於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又于諸
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又於宮中立市令宮人屠沽
以潘妃為市令帝為市魁爭鬭者就潘妃決斷之及
蕭衍軍至左右張齊斬首以黃油帕裹送蕭衍在位
二年追廢為東昏侯初帝任用群小梅蟲兒等□□
□□□□惠景平後曲赦都下本宥賊黨其家富無
罪者不論赦令悉受其戮而籍沒資産與惠□深
有相關為盡□而貧者一無所問故及於敗也說者

以卷藏二字非是嘉名以知其不終也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蕭衍迎立之遂禪位于梁在位一年梁武帝遣鄭伯禽進帝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斗伯禽就拉焉

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之所弃用亡大業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為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蓋人事也唯上智與下愚特禀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樂（禮一作樂）規獻無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

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師少保少傅是與太子囗者也故以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其惡行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翊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語秦使趙高得胡亥教之獄訟所習者无非斬劓刖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選左右俾教之最急此五君

者禀中庸之性一曰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保益友之箴規狎不肖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右南齊七主二十四年為梁所滅

通紀卷第六

通紀卷第七

梁高帝　簡文帝　侯景附　孝元帝

敬帝　後梁宣帝　明帝

陳高祖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與齊同出祖道賜文順之順之爲丹陽尹帝生有異光日角龍顏頂上有岳□文在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則貴不可言時王融有識鑒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此人也齊末爲雍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及徐孝嗣江祏江祀劉暄更直

內省分日帖勑高祖聞之歎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五而可得理乃潛
造器械移檄京師尋率衆至石頭圍臺城衛尉張齊
弑東昏侯帝乃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潘妃誅之以
宮女二千人分賞將士齊太后以帝錄尚書事尊南
康王寶融爲天子宣德后臨朝拜帝大司馬進位相國
封梁公備九錫加璽綬進爵爲王冕十有二旒云云寶
融尋禪位于帝改元天監交州獻鸚鵡能歌詔不納
又詔曰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勑所司織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恐裁剪有乖仁恕
宗廟祭祀並以蔬菓不爲血食都下疫甚帝於內殿
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後又設無遮大會上釋

御服披法衣爲大衆開涅槃經遂捨身爲同太寺奴
朝臣以錢億萬贖帝衆僧默許帝遂還宮太清二年
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内屬两月夜見白虹貫日侯景
反於壽陽遂濟江圍臺城便唱云帝已晏駕城内亦
爲信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帝輿駕巡城城上聞
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肖涕百姓小安侯景攻圍日
急内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藏勑
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援
軍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法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侯景僞請和帝曰和不如死簡文固請乃許之景乃
運東城米于石頭遂陳帝十失援軍三十萬莫有鬥
志自相抄奪臺城遂陷景自爲丞相請以宋子先爲

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須此物簡文重入奏帝曰誰令汝來帝每有所求多不稱旨遂憂憤成疾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呵呵數聲遂崩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帝至孝篤信佛法身衣布衣不加錦帛自五十後便斷房室不聽樂飲酒勤於政事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即把燭看書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頗有縱捨故刑政弛紊以至於此雖在蒙塵齋戒不廢簡文每問安否涕泗橫流賤臣侍者莫不掩泣　公子曰梁武帝夷兇剪暴克成帝業南面君臨五十餘載盖有文武之道焉至於留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之君爲匹夫之善薰猶不驗一作薰蕕不染危亡已及豈其道非邪何福讖之無效也

先生曰夫釋教者蓋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旣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凡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是爲六波羅蜜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焉蓋以所修爲因其報爲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減是以聰明醜於貌而惠於心趙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與喪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爲忠貞不可爲也翟偃王亡國以爲仁義不足法若然者盜跖高枕於東陵莊蹻懸車於西蜀考終厥命良足貴乎　公子曰人君修道與匹庶殊乎　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殺

之權勢挾風雲力摧山岳其威德大矣其運行遠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濟爲懷仁恕爲體一物失所若已納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萬類則得道之真也若乃澤不被於行葦化不霑於海外區區一介之善亦何取焉簡文帝諱綱小字六通武帝子武帝崩侯景以帝爲嗣改元大寶景尋幽帝於永福省以絕人望又立豫章王棟年號天正景使謝昊爲草制令帝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帝投筆欷歔不能自止在位二年崩年四十九帝幼而聰惠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慍之色鬚鬢如畫髮垂委地手執玉如意不相分別及在永福省牆垣悉置枳棘景使突騎守之帝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樹下又

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
反晉國陛下此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
言不妄無何王偉乃與王㑺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
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酒帝哭曰此壽酒將不壽
乎於是偉等賫酒口并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
見殺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此既醉而寢偉
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乃崩竟叶於夢偉撤戶扉爲
棺塟於酒庫中景又廢棟遂自篡位

侯景懷朔人少而不羈高歡以爲將軍雄略冠時征
伐頻有大功嘗謂歡曰若假三萬人當横行天下要
須縛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
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使人

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唯雄邪紹宗曰將決戰景乃令戰士皆被甲持短刀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顯等降紹宗衆乃潰景與腹心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陽下之而據其城梁武以景爲河南王招集戰士乃請錦萬匹爲軍人作袍帝不與乃以青布給之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其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景既爲朝廷所疑帝使謂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

明年景遂將兵於歷陽濟江聞邵陵王綸督衆軍景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於内大王攻於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遲工不如拙速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矣乃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縱火焚諸城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執畚鍤景又募人先為奴者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又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陷自為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帝謂

景曰卿久在戎得無勞乎景不能對帝曰卿何州人而敢來至此景又默然其從者代對及出景謂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矣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殮或氣未絶景悉命聚而焚之尚書卽鮑正疾篤曳而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武帝崩立簡文又立豫章王棟皆殺之遂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代諱勑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吾前代不復憶唯記阿爺名大標在朔州伊那得來噉之衆聞咸笑之景頻爲王僧辯所破將走王偉按劍諫曰自古豈有走

天子今宮中衛士尚可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
時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
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耳打邵陵王於北山摧柳沖
禮於南岸皆所親見也今日之事恐天亡爾好守城
吾當一決乃與百騎東走至松江與腹心數十乘舸入
海至胡豆洲舍人羊鯤殺景景左足上有肉瘤似龜
每戰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低陷是日瘤陷
入肉中

孝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封湘東
王荊州刺史知臺城不守乃徵兵遣王僧辯率衆平
侯景僧辯至巴陵與景相遇帝謂宗懍曰賊若分守
巴陵鼓行西上荊州殆絶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

零桂迴□以至洞庭非吾有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銑氣挫於堅城士卒飢於半□吾高枕而卧無所憂也景果攻巴陵不克遂燒營而遁初僧辯欲平侯景謂帝曰賊平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内盡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擇人僧辯平侯景傳首江陵僧辯等勸進遂即帝位改元承聖魏使守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安定公宇文泰恨焉遂遣于謹等步騎五萬并與梁王蕭詧來伐時庾信聘魏宇文泰問之曰吾遣縛取湘東來鬧西作博士卿以爲得否信曰必得既得之後勿以信爲不忠也泰笑及領兵至城下帝猶賦詩攻圍日急乃入東閣焚燒古今圖書約十四萬卷又

以寶劍斫柱令折乃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皆窮矣城陷被執遂爲所害在位三年年四十七將死乃賦詩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纔吟訖魏人以土囊殺之帝博愡群書才辯過世不好聲色篤信五行多所忌諱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子方智立是爲敬帝

公子曰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乃不終帝祚卒至傾覆何也

先生曰元帝聰敏伎藝才兼文武仗順伐逆克殄家寃成功遂事有足稱者值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彊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藩屏宗枝自爲讎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

敬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陳霸先

襲殺王僧辯而立帝焉改元太平及霸先使舍人劉
師知害帝帝繞床走曰師知賣我可語陳霸先我本
不願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
在位三年年十六

右梁四主五十六年爲陳所滅

後梁宣帝名詧昭明太子第三子封岳陽王授雍州
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詧遂爲魏附庸稱元大定以
蔡大寶爲相時人比劉備之遇孔明也詧性不好酒
尤惡見婦人酷信佛法嘗謂尚書宋如周曰卿何謂
謗經如周跛踖自陳憂懼而出以告大寶大寶曰卿
當不謗餘經當不信法華經耳如周乃悟法華經云
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且長故戲之耳詧居

處殘毀干戈日用在位八年以憤而殂年四十四子巋立明帝名巋察第三子聰明有器識周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王高緯起舞緯舞達摩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勸巋巋乃起舞周武曰梁王亦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周武指齊氏故臣叱利長乂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巋曰長乂未能抱桀飜敢吠堯周武大笑周武雖初以禮接巋未深知之至是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為之歔欷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百匹并賜齊宮妓女遣歸國執巋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主還

江東歸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三首女爲隋晋王廣妃在位二十四年而殂子琮立

琮巋太子既立赦其封内改元廣運琮性寛仁有大度博學有文藝善弓馬明年隋文帝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餘人朝于長安郡臣辭于送客堂琮下馬一一言别莫不殞涕皆疑其不還遂於是國廢

右後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愚按後梁起與敬帝即位同年至陳後主禎明元年國滅入隋封琮爲莒國公也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國興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代居潁川寔元孫準晋太尉準孫達永嘉南遷爲長城令悦其山水遂家

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水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違生康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祖道巨太常卿父讚追謚景帝高祖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計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時所推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鈌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初仕鄉爲里胥後至都爲油庫吏梁新喻侯蕭暎爲廣州刺史以高祖爲中直兵叅軍隨府之鎮尋轉高要太守交州人李賁僭稱天子暎遣高祖討斬之梁武帝嘉焉即除直閤將軍畫圖高祖容貌而觀之太清二

年侯景反乃率所部赴援所居恒有紫雲覆上遠近驚異之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仕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百里間巨石皆沒又嘗獨坐有神光滿室趙知禮在側恠而問之高祖笑而不對軍至湓口衆五萬與王僧辯會於白茅洲結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辭志氣慷慨淚下沾襟僧辯甚憚之既至京師與景交戰分遣徐度領弩手二萬橫截之賊退走侯景平湘東王即位于江陵以帝為南徐州刺史還鎮京口承聖三年西魏陷西臺（西臺即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謝哲奉牋勸進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廟堂四年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

稷僧辯納之改元天城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貞陽之入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往反數四竟不從高祖嘗憤歎密謂所親曰武帝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剋雪讎耻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懋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口口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高祖謀襲僧辯獨與侯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臥

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聽事前安都自内閤出腹背擊之僧辯走登城南門樓高祖縱火焚之僧辯窮逼乃就擒遂殺之百寮奉晉安王即位改元紹泰詔授高祖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泰州徐嗣徽北引齊師齊遣蕭軌等四十六將濟江游騎至臺城都下震駭帝一戰大破之俘斬甚衆其餘得竄者縛筏以濟中流溺死屍至京口翳水彌岸先是童謠云寇萬匹入五湖城南酒家使寇奴至此賞俘貿酒者一人纔得一醉梁帝進高祖位丞相陳公備九錫加璽紱十月進爵爲王封陳國云云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自稱功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各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

誠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皆如高祖言及梁帝禪位于高祖高祖遣沈恪勒兵衛敬帝於別宮恪排闥入見高祖叩頭曰恪身曾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高祖嘉其意高祖遂即位禮畢幸建康宮改元永定三年春大雪殿前龍跡見於雪上五月高祖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七高祖以智緩物以武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恒崇寬政加以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及薦享宴賓客則珍羞畢備宮人不衣重綵無金翠之飾居常不聽音樂初侯瑱窮來歸我歐陽頠力屈就拘楊洛生去而復還李孝欽敗而見執皆擢而用之各得死力其運智推心

皆此類也長子衡陽王昌特質在周乃立高祖弟始興昭烈王子臨川王是為文帝　公子曰陳高祖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隅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謨長算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為優矣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道談長子道談梁故平北將軍高祖受禪追封始興焉帝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鬥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墮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乃三

取一分而懷之初高祖討王僧辯僧辯子婿杜龕爲
吳興太守高祖令帝還長城立柵備龕龕遣將杜泰
乘虛奄至將士相顧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
是衆心乃定遂克龕高祖即位封臨川王及高祖崩
衡陽王昌在周司空侯安都與群臣議將迎奉帝帝
謙讓不敢當群臣不敢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
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
者斬使按劍上殿曰太后出璽乃手解帝髮推就喪
次帝遂即位改元天嘉乃勅安都迎衡陽王衡陽王
將入致書於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
曰衡陽將至須别求一藩吾將老焉安都曰自古豈
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安都因自迎昌中流害

之後安都常陪宴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曰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借供帳服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帝後宴於嘉德殿坐上收安都賜死帝在位七年而崩帝起自艱難知人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斂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已主者奏決妙識真僞下不容奸人知自勵矣一夜内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太子立是爲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長子改元光太

文帝弟成安王頊廢帝爲臨海王在位三年帝仁弱
無人君之器文帝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
重是以依違積年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
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依詔廢焉
高宗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第二子生
有赤光滿室及長容貌瓌偉髭鬚如畫性寬雅喜怒
不形於色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善騎射梁
元帝徵至江陵累遷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
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
返乃見帝是大龍總乃驚駭走避他室魏平江陵遷
于長安帝貌若不惠隋文帝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
曰此人虎頭當大貴文帝嗣位自周還授尚書令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及臨海廢黜太后以帝纂皇
統遂即位改元太建五年三月遣大都督吳明徹率
衆北伐大破齊師詔三軍所殺並爲埋掩七月齊遣
衆三萬援壽陽明徹大破之尅壽陽斬王琳傳首京
師詔逆賊熊曇朗留異陳寶應等首還其親屬以廣
宏宥六年彗星出紫微宮七年星孛大角將軍陳
桃根上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大
軍前後降下百餘城詔曰興師大討于今三年今月
六日通爲將卒死者舉哀十年衆軍敗績於呂梁吳
明徹以下並爲周所獲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十二年
周揔管司馬消難以九州八鎮來附以消難爲司空帝
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三有子四十五人遺詔金銀之

飾不以入嬪明器皆用瓦爲之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版蕩江東凋殘編户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故未夷文皇聰明睿知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内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爲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廣推心待物可謂寬仁之主焉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長子宣帝踐祚立爲太子宣帝崩即位改元至德十二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内有青黄赤雜色隱隱若雷聲後主在東宫好學文藝即位耽於酒色常在後庭不卹政事又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並

數十間其窻牖欄檻皆用沉檀香木爲之飾以金玉珠翠微風暫至香聞數里瓌寶奇𩔖近古未有其□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孔貴人居望仙閣並複道往來婦人麗服巧態以從者常千餘人又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侍坐尚書令江揔孔範等十人侍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晝所司皆因閹人奏事主者由此擅作威福軍旅警備並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慶等以苛刻爲忠於是文武離心莫肯用命隋文謂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曰吾將行天誅何密之有

使投柹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晉王廣爲元帥以討之及聞隋軍臨江孔範曰必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明日隋軍濟江文武百寮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當之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叫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妃及孔貴人同束而上賀若弼呼後主視之惶懼乃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亦無勞恐畏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至長安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絶隋文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對乃宥之給賜甚厚每侍宴恐致傷

心爲不奏吴音後監守者言叔寶常顧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絶無心肝監守又言叔寶與子弟日飲一石少有醒時隋文曰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邙山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邪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邊計初賀若弼渡京口鄙人密啓告急叔寶貪飲酒並不省覽及高熲至猶見啓在床上尚未開封豈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月終於洛陽在位七年時年五十二　公子曰長城公所以亡既聞之矣比則人事不足非天道焉　先生曰江左之地國小兵弱自吴晉以來歷年數百止以人和地險用以自固陳

時隋文新有天下厲精而理習兵講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彊弱信不侔矣若使明主賢臣修德撫衆加禮於隣敵僅可保全四境况至德之末任用群小軍旅廢絶江淮雖固而不足守欲求不滅其可得乎然亦期運使之然也　公子曰何謂期運　先生曰陳氏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武帝受禪溥夜宿黄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一人着朱衣自天而下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淩空而上既覺為宗範說宗範曰吾年□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之憂耳自武帝至後主寔五主從永定之初至今貞明之末又三十四年諒知冥數已定非獨人事陳亡之歲史溥尚存故詳録焉以記異也

右陳五主三十四年爲隋所滅　然據梁太平二年丁丑歲

陳高祖受禪貞明三年已酉歲長城公失國葢史溥之言

誤二年也隋贈後主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

通紀卷第七